



施种族隔离。

那一年的8月28日，25万美国黑人、白人进军华盛顿，民权运动达到顶点。林肯纪念堂前，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大声疾呼：“只要黑人仍然遭受警察难以形容的野蛮迫害……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是从少数民族聚居的小贫民区转移到大贫民区……只要纽约有一个黑人认为他投票无济于事，我们就绝不会满足……”他同时强调：“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我们斗争时必须永远举止得体，纪律严明……”

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约翰逊总统成功劝说国会于1964年通过历史性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1965年，约翰逊公布“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要求联邦政府承包商保证在雇用求职者时，不得有种族、性别等多方面的歧视。后来肯定性行动扩展到政府机构、大学必须为过去遭受歧视的黑人、女性保留一席之地。

“肯定性行动”实施以来，争议不断。反对者认为，在就业、升学、升职、培训中为少数族裔保留一定名额，是对白人的“反向歧视”，违反了宪法，实际上是以损害白人群体利益为代价的。也有人指出，在当今美国，很多黑人已步入中产阶级乃至极富阶层行列，“肯定性行动”的受益者多为少数族裔群体中的富家子弟，那些居住在贫民区的中下层非洲裔美国人子女仍鲜有机会受到照顾进入名牌大学。更有人在意“肯定性行动”与宪法平权精神的冲突，他们强调美国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之上的国家，机会平等

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内在支撑与国家机构的不作为，使得少数种族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层面不可避免地遭受着全方位的歧视。

比结果平等更重要。

王浩对《新民周刊》表示，“肯定性行动”在白人看来可能就是不公平。“比如说入学，可能黑人的录取分数就低一点。这种长期以来的‘政治正确’反而给白人一种压抑感，特朗普执政就给美国白人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

与此同时，美国白人的人口主导地位也开始受到威胁——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发布的2018年人口状况估算显示，美国15岁以下的人口中，非西班牙裔白人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下降到不足一半（49.9%）。新数据凸显美国人口的种族构成日趋多元，如今的非西班牙裔白人仅占总居住人口的五分之三（60.4%）略多。但15岁以下白人少年儿童成为同年龄段群体中的少数族裔，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表明，随着白人走向衰老，美国的种族多样化趋势正在“自下而上”地渗透。

美国白人自1960年代以来感受到的“不公”和人口最大比重可能不保的双重担心下，这种隐含的情绪为近年来美国种族主义冲突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难以逾越的鸿沟

中国人权研究会2019年7月26日发表《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问题凸显“美式人权”的虚伪》中指出，作为主体种族的欧洲裔白人对国家权力的根本性控制，以及对其他所有种族群体系统性的歧视，是美国种族层级系统的核心特征。美国的种族歧视事实上就是欧洲裔白人对所有其他少数种族的歧视。种族歧视既是这套种族层级系统的形成原因，也是这套种族层级系统的维持机制。

种族仇恨团体数量快速增长。美国南方贫困问题法律中心数据显示，美国国内的仇恨团体数量在1999年为457个，到2000年增长到602个，在2010年前后突破1000个，其中不乏“三K党、新纳粹、光头党、反穆斯林团体”等种族仇恨团体。在2017年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游行中，就出现了这些种族仇恨团体的身影。

在美国立国及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亚洲劳工移民的严重排斥与歧视问题——如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诸如此类的种族歧视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伴随着美国的发展历史并延续至今。

遗憾的是，美国的国家机构和社会制度未能消除种族歧视。执法机构针对少数种族的暴力执法、致命枪击、圈套执法、街头拦截检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大型企业机构针对少数种族的就业歧视、晋升歧视、薪酬歧视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